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41/PV.81
3 December 1986

CHINESE

大会

第四十一届会议

第八十一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6年11月21日星期五，下午3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穆舒塔斯先生	(副主席)	(塞浦路斯)
嗣后：乔杜里先生	(主席)	(孟加拉国)
嗣后：汤普森先生	(副主席)	(斐济)

一 巴勒斯坦问题〔35〕：(续)

- (a) 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报告
- (b) 秘书长的报告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 2 号 DC 2-750 室）。

由于主席缺席，副主席穆舒塔斯先生（塞浦路斯）主持会议。

下午3点15分开会。

议程项目35（续）

巴勒斯坦问题

- (a) 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报告（A/41/35）
- (b) 秘书长的报告（A/41/215-S/17916）

穆登戈先生（津巴布韦）：在过去的两周内，大会集中注意了南部非洲目前存在的痛苦和极其危险的局势。该地区时刻遭受着颠覆和国家恐怖主义的持久和普遍的威胁。比勒陀利亚以威胁颠覆和国家恐怖主义作为种族主义实体对国内外日益加强的反对该实体及其罪恶的种族隔离理论的压力的答复。

大会在审议南部非洲局势中，再次确定种族隔离和种族主义比勒陀利亚政权推行的政策和行径是该地区不稳定和冲突的主要根源。大会认为，除非种族主义政权从安哥拉和纳米比亚撤出占领部队，结束其区域破坏的政策，并最终消除种族隔离制度的罪恶，否则南部非洲就不可能有和平与安全。

今天，我们面前有一份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报告。研究一下这份报告，人们必然会震惊地发现，南部非洲的局势与中东的局势、尤其是纳米比亚人民的困境和被剥夺权利的巴勒斯坦人民的困境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相似之处，因为纳米比亚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都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为恢复被残酷和野蛮地剥夺的自由和独立而进行斗争。

主席：我提醒各位代表，根据今天上午的决定，有关这项议程项目辩论的发言名单将于今天下午5点截止报名。请愿参加辩论的代表尽早报名。

穆登戈先生：我们面前的这份报告肯定，被占巴勒斯坦领土内的局势继续恶化，并为这一论点提出了详细和悲惨的证据。

以色列公然和傲慢地无视无数项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决议，不顾压倒一切的国际社会的谴责，继续加强对被占巴勒斯坦领土、以及它近二十年前通过战斗夺取的其他阿拉伯领土的控制。

在过去一年中，被占巴勒斯坦领土内阿拉伯拥有的土地继续被没收，在这片被盗走的土地上，占领主义者移民点在数量和规模上挑衅性地增加。由于以色列决意完全控制被没收的土地，它继续推行将被占领土内的经济与以色列经济连系起来的政策，使得这些领土内的任何社会经济发展造福于占领国，而不是土著巴勒斯坦人民和其他阿拉伯人民。

用委员会的报告的话来说：

“在逐渐地吞并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同时，采取了旨在压制巴勒斯坦人民所有形式的抵抗以及他们在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方面的表达，以色列部队和武装的犹太定居者对巴勒斯坦人采取暴力和挑衅性行动”。(A/41/35，英文本第20段)

犹太复国主义者继续非法吞并耶路撒冷圣城，他们最近蓄意地侵犯在耶路撒冷和希布伦神圣不可侵犯的伊斯兰圣地，这在穆斯林世界、特别在占领区激起了极大的愤怒。

去年，越来越多的巴勒斯坦人被赶出自己的家园；被不加审讯地拘留；在不人道的条件下被监禁；以及在占领部队的手中遭到残酷和野蛮的折磨。

减少、并从一些占领区撤回医疗设施导致儿童死亡率增加，巴勒斯坦人民总的健康情况普遍恶化。在这一方面，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份报告最生动地揭露，以色列人拒绝一个特定的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委员会进入占领区，他们显然害怕这些暴行被揭露。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份报告同样忧虑地报道了生活在黎巴嫩难民营的巴勒斯坦人民的困境，因为尽管文明世界义愤填膺，这些不幸、无依无靠的人继续是凶恶的武装进攻的目标，并且得不到保护免遭这种进攻，也得不到充分的医疗保健和设备。

象纳米比亚和整个南部非洲的局势一样，这种局势是令人不能容忍的，并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需要我们立即和高度的重视。我们花了那么多年的时间辩论这个问题，然而竟然没有取得任何真正的进展，这是不能接受的。现在需要的是行动，联合国是考虑和采取这种行动最合适的场所。确实，正如委员会主席今天所确定的那样：

“联合国、尤其是安全理事会对确保巴勒斯坦人的人身安全、使巴勒斯坦人行使不可剥夺权利……以及促进在根据联合国决议实现公正和持久解决的方面取得进展负有明确的责任”。

已经提出了无数的含有要求和谴责内容的决议，更加重要的是，提出了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顽固态度和暴行采取协调一致的国际行动的建议。但是，正象有关纳米比亚和南部非洲的类似的决议在安全理事会遭到极其希望保护种族隔离的这个或那个西方大国的否决和阻挠一样，这些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面向行动的决议由于某些西方大国不合作和完全袒护以色列而不能得到实施。

我们希望，这种否定态度不需再次挫败我们在讨论这一问题的许多年中提出的最有希望的建议，即要求召开一个关于中东问题的国际和平会议。这个会议将在联合国的主持下举行，并有阿伊冲突的所有方面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参加。如果本着正确的精神对待这一倡议，它就有可能为可能导致公正、全面和持久解决中东问题的协议和努力提供基础。因此，人们本来希望所有方面欣然接受这一挑战，并履行它们在谋求中东和平与安全中的义务。

不幸的是——也许可预料的是一——以色列和其重要盟国美国对此建议毫无兴趣，它们一直抱着消极的态度。

确实，在以色列的西方支持者千方百计地破坏在中东问题上其他重要和有影响的对手的国际声望的同时，以色列袭击在突尼斯的巴解总部以及阻截利比亚民用飞机的行动根本没有增加在近期召开这个会议或者在整个动乱的地区实现和平的可能性。

我们不能丧失警惕，我们不能允许局势任意地发展。在广泛细致地审查中东问题时，不结盟国家的国家和政府首脑强调指出，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和冲突的核心，并需要紧迫地关注，他们强调了需要早日召开关于中东问题的国际和平会议并谴责以色列和美国对举行这个会议的消极态度。

为了在这一问题上取得进展，他们还要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考虑设立一个由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参加的筹备委员会，以审查举行国际会议的各种方法和途径。”（A/41/697，英文本第168段第81页）

不结盟运动致力于努力设立这个筹备委员会，因为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进一步推动举行所建议的国际会议以及真正、公正地解决中东问题的建设性和有希望的倡议。

在这一方面，我要通过你、主席先生呼吁安理会全体成员特别是美国以及以色列的其他支持者与不结盟运动进行合作，并同我们一起跨出这一建设性和积极的一步。

象对待纳米比亚问题一样，不结盟运动的国家和政府首脑指出，进一步拖延纳米比亚领土的独立是不道德的、并应该在任何情况下加以避免。这些话能够也必须适用于继续存在的不幸的巴勒斯坦问题。任何拖延都是不能容忍的：整个民族的权利乃至生存处在危险之中。我们有机会朝着恢复这些不可剥夺权利的方向跨出有意义的第一步：保证跨出这一步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我们的道义责任。

彼得罗夫斯基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联合国从传统上就一直致力于最仔细地注意着巴勒斯坦问题。大会通过严肃和有效的措施来解决这一关键问题的紧迫需要——这一需要发出了人类良知的强烈呼声——主要是由于联合国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命运和恢复象中东这样一个世界动荡地区公正和平的特殊责任而决定的。

正是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在最近大会的讲话中所指出的，

“我们认为，联合国应当再次着手解决中东问题”。（A/41/PV.6，英文本第56页）

应当毫无夸张地说，在其四十多年的历史中，联合国作了大量的工作，以为在中东国家间建立公正和稳定的和平关系体系，为了国际法律、政治和人道主义的基础。中东的这些国家被正确地明确为是该地区冲突局势的关键方面，即巴勒斯坦人民民族自决的问题。

大会重申了阿以解决冲突的基本原则，明确重申了巴勒斯坦人民自决、独立和主权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以及建立自己国家的权利。在有关的决议中规定了政治办法，以找到解决以色列与其阿拉伯邻国之间冲突局势的方法，把战争以敌意的关系转换为和平与睦邻友好的关系。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作为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在联合国得到了观察员的地位，而其参与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一切努力的需要也得到了重申。

这样，国际社会长期以来一直把这个概念作为原理，即只有当居住在中东地区的每一个国家人民都得到了独立生存和自由发展的权利、得到了实现其合法的利益和愿望的机会，阿以冲突才能最终和彻底地得到解决。无可争议，最主要是指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民的命运。

我们只能把剥夺近五百万人民的家园的行为看作是严重违反时代的错误，这些人民在放逐中每天经受着外国占领或痛苦的负担，不能够自由地决定自己的现在和未来的命运。

归根结底，实现巴勒斯坦人民自决和建立自己国家的权利，将意味着充分执行1947年11月29日的第181(II)号决议，我强调该决议从未被取消。该决议谈到了有必要在巴勒斯坦建立两个国家——一个犹太国家和一个阿拉伯国家，这种形式已经得到确定，并被大多数国家所承认。如果该决议对一个国家的人民得到执行，那么必须保证对另外一个国家也尽可能地得到执行。

如不解决这一基本问题，中东就不会有公正和稳定的和平。当今的紧迫需要是承认这一事实为我们时代的历史现实，推动立即采取行动。很不幸，以色列不愿理解这一点。该国的统治集团对数百万人民的苦难和悲惨生活负有重大的责任。

另外，以色列确信其可以为所欲为，继续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实行吞并和殖民主义政策，蚕食邻近——不仅是邻近——，阿拉伯国家的领土完整和主权。这一政策的形式是全世界共所周知的。实际上，以色列对该地区人民的政策在历史上其他时代和环境中的占领者的行动几乎是一样的。我们看到对当地人民同样地无耻掠夺，同样的武力行为，把当地人民从其领土上驱赶出去和剥夺他们的财产和土地。

根据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资料，自以色列1967年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以来，55万巴勒斯坦人被迫离开家园，210多万人现在正在约旦、叙利亚、黎巴嫩和其他国家难民营痛苦煎熬。这一政策的狭隘自私和沙文主义的目标是非常明显的：破坏阿拉伯国家进行抵抗的意志，迫使他们接受以色列的条件——包括使他们获得决定中东命运能力的权利。

年复一年，以色列现在从西岸的十万居民的血肉中榨取了12亿美元的收入，而获得了更大的利益。成千上万的以色列定居者和新的定居者正在从合法拥有者手中夺过来的土地上过着最舒适的生活。

对保证自己安全的需要、对反对恐怖主义行为的斗争、对和平意图以及提高被占领土人民生活水平的愿望的高声宣布，都不能成为以色列对国际法、《宪章》及联合国——以色列是其成员之一——的这种残酷的践踏。

实际上没有一项置于文明国家间关系的国际协议、条约和公约是特拉维夫没有破坏的。几乎每天对黎巴嫩的巴勒斯坦营地进行的惩罚性袭击、在被占领土上的大规模逮捕和包围、对机场的占领以便加以视察、对和平人民城市以及场地的毫无道理的袭击，只是对犹太复国主义非法作法的几个——但却是非常严重的表现。

下面的问题不可避免地摆在人民面前：以色列真希望依靠这种公开武力、高压手段把全体人民赶进保留地、并且认为实际上代表了保证其长期安全的有效手段？这种想法意味着不仅对各国人民的合法权利，而且对一般常识的嘲弄。它意味着威胁以色列人民和以色列国家的未来。

世界上一种理解正在增长，即一国的安全只能是在考虑到其他国家人民的安全及其决定自己命运的愿望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这正由经验加以证实。尽管以色列具有野蛮的方法和公开的种族灭绝手段，却迄今未能——我们认为它绝不能——打垮巴勒斯坦人民，破坏其政治先锋巴解组织，该组织正在保护其合法利益。阿拉伯人民的存在，就象巴解组织的存在一样，是现实政治，任何人都没有权利不考虑这一点。

显然，中东局势仍然不稳的部分原因，也是更大一部分原因应归咎于美国。美国提供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很大一部分用于资助特拉维夫的扩张主义和恐怖主义政策。

只是在过去七年中，在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发动了一次主要战争和进行了几十次报复性行动和战役期间，华盛顿就支付给了犹太复国主义国家120亿美元。

事实是不会消失的。在知道事实以后，就很难相信美国的政客能保证他们希望在中东有真正的和平。在这些美妙和甚至有时是改头换面的言词之后，我们看到有人试图掩饰过去的推动侵略、和打断阿拉伯人，首先是巴勒斯坦人的脊骨的政策，以迫使他们放弃自己合法的权利和民族的愿望。他们在寻求那些愿意接受单独协议的人，例如所谓给约旦河西岸实行行政自治，或所谓戴维营自治。

在当前中东的紧张局势的背景下，以及由于以色列和阿拉伯之间仍未解决的这场争端，以色列参加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或所谓的战略防御计划引起了所有热爱和平国家的特别关切。这种大国沙文主义的傲慢与外空技术这种爆炸性的融合可能带来的后果是我们现在可以想象得到的。不幸的是，华盛顿出于以上考虑，没有看到它的这个战略小伙伴这种明显的弊病。

问题是这是否因为他们自己也抱着这种同样模糊不清的野心，唯一的区别就是他们的野心只不过是包括了整个星球。

正如当以色列政府签署了关于遵守美国战略防御计划协议时，苏联政府给以色列政府发出的声明明确指出的那样：

“由于帮助把外空变成对抗的舞台，以色列领导加剧了世界的紧张局势，从而也加剧了中东的紧张局势。无疑，紧张局势的加剧将进一步拖延给中东冲突找到公正解决办法的前景。这种解决办法将符合所有处于这一地区国家的利益。”

对任何没有偏见的政治家来说，当前我们已经处于人类历史的转折点是很清楚的。当前需要对政治思想、就全世界对我们星球的安全担负责任的意识迈出决定性的一步。苏联正是抱着这种态度对待解决中东问题的。

他看到可以通过建立一个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全面制度，摆脱当前的局势。正如在苏共第二十七届大会上所指出的那样，

“……无条件地尊重各国人民都有自主地选择自己发展的途径和方式权利的国际惯例。”

只有采取这种态度，才能公正地解决巴勒斯坦人民前途的问题。若这样做，将有可能最终解决中东的冲突。若能这样，那么它可能成为全球和平与安全的一个稳定环节。对于解决阿以冲突的众所周知的原则上，苏联一直没有只把自己的行为局限于作公开发言。我们一直准备，也将继续准备就这一问题采取具体步骤。

苏联关于召开中东国际和平会议的倡议仍然有效。它将由有关方面的直接参加，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参加。

我们认为，这一会议的目标应是达成协议，保证阿拉伯国家能够得到以色列自从1967年以来所占领的领土，恢复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实现自决和建立自己

独立国家的权利，实现中东所有国家的权利，包括以色列生活在和平和安全条件下的权利。国际社会已经承认这种国际会议将是解决象中东冲突这样复杂问题的最好和唯一可接受的工具。可以看到联大关于巴勒斯坦问题和中东问题的众多决议中支持召开此类会议的想法。直接有关的所有阿拉伯国家和巴解组织支持召开这一会议。

有些人可能会想为什么冲突有关的阿拉伯各方和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社会都坚持要召开一次国际会议，并出于现实的理由拒绝（没有其他表达能够替代这个词），美国和以色列所强加的单独谈判。我认为答案是清楚的。戴维营协议以后的事件已经完全清楚地表明把单独打交道作为阿以谈判的方法的政策是有缺陷的。强加给阿拉伯人的直接谈判的突出特征，正是放弃了公正和全面解决办法，它是要利用这种谈判来迫使已经接受了这种解决问题办法的阿拉伯方面从阿拉伯立场上后退。

有不同的谈判办法。如果得以举行，一些办法是出于实力的立场。这意味着把自己的条件强加于他人。这是完全歪曲了谈判的概念。戴维营谈判正是为此提供了机会。

分别谈判突出的一点是自私，是一种无视参加谈判各方权利的气氛。那时所达成的协议当然只能造成新的矛盾和分歧。中东冲突更是如此。在这里如果解决办法要持久就只能解决阿以冲突的每一个问题，使这种解决办法能包括冲突的所有各方。

由于阿以冲突的具体特点，特别是这个问题各个方面显然是相互联系的，由于有关方面的利益是重合的，所以只有集体的努力才能解决中东的对抗，使他们能达成互相都能接受的协议，必须共同寻求和平的途径，来与当前极端的紧张状态相对抗。当然，我们完全意识到在以色列和每个阿拉伯方面都可能存在，也确实存在着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举行双边谈判。正是出于这种原因，苏联的建议才提出在同一个国际会议的范围内建立工作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将包括参加会议各个方面的代表，它将使双边小组能够就影响到双边的问题达成协议而解决细节问题。

苏联继续准备在集体努力的范围内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真正办法，摆脱目前中东僵局。苏联继续表现必要的灵活性，寻找办法，让这些有关的各方，包括巴解组织参加关于中东冲突解决的严肃谈判的办法。这就是戈尔巴乔夫在同法国密特朗总统讨论建立一个有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参加的筹备委员会时所提出的主要思想，这一筹备委员会将为召开一次国际会议做好必要的工作。保证谈判进程开始的这样一个具体步骤，也将对地区政治气氛产生有利的影响，减轻中东局势的爆炸性。根据各位代表的发言来判断，并不是每个人在召开国际会议的问题上都持有同样的意见。以色列及其华盛顿的保护者虽然最近接受了召开一次国际会议的意见，但是，仍把它当作一种在国际上掩盖以分别的方式实现和平的手段。显然，它们想把筹备委员会变成一种保护伞，这绝不符合那一地区各国人民的愿望，而只是有利于担心中东紧张局势的减缓威胁自己狭隘的自私利益的人们扩张主义野心的目标。

我们认为，这种局势只能有一个结局。现在是采取具体步骤，执行联合国在有关中东的所有问题上的决定的时候。本届大会应该再次广泛地支持召开一次国际会议，这是十分重要的。汇集各国的努力，保证立即实现公正的政治解决，这将有利地推动和平运动的开始。安全理事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在这一问题上肩负着特殊的责任，因此，它们之间的谅解能对整个中东地区局势产生严重影响，促进建立一种有利的气氛，为召开一次国际会议采取具体的步骤。

在讨论巴勒斯坦问题时，苏联代表团花如此的精力谈解决中东冲突的机构问题，这并不是没有原因的。我们认为，谁也不会否认这一明显的事实，那就是如果巴勒斯坦问题得不到彻底解决，在中东建立公正、持久和平是不可想象的。在巴勒斯坦问题上达成一项双方都能接受的协定，这是解决阿以冲突和这一问题的其他根本性问题的关键，也只有通过直接有关的各方，包括巴解组织参加的一次国际会议，才能达成上述这样的协定。

苏联再次要求各国在这一讲坛上，为找到中东冲突的解决办法作出贡献，苏联宣布，愿意一切真正希望公正地解决中东问题，考虑这一地区所有国家和人民利益和权利的人们进行合作。

法纳先生（阿曼）：巴勒斯坦问题将永远成为当代国际问题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在国际社会为巴勒斯坦人民实现公正、全面解决之前，联合国及其机构就必须继续考虑这一问题。巴勒斯坦人民必须重新获得自己的土地以及自决和建立一个自己所选择的政府的不可剥夺权利。

人所共知，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自从联合国成立到今天，它一直是大会议程上的一个问题，在大会、主要委员会、特别委员会、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所组织的大会和讨论会中得到讨论。这一重要的人道主义问题的解决必须以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决议为基础。然而不幸的是，迄今为止未在这一问题的解决方面取得积极的成果。因此，这一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已成为威胁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严重问题之一。

根据第35号补充文件（A/41/35）中的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报告，这一不断恶化的局势是对国际社会信誉的挑战，国际社会正在联合国内争取这一问题根据《宪章》的原则获得解决。

我们知道，联合国的绝大多数国家真诚地希望迅速获得公正解决，人们也已为这一解决等待了很长的时间。

报告指出了以色列占领当局公然压迫巴勒斯坦人民的行径。我们借此机会感谢委员会主席和成员所做的努力。我们也要坚持，安全理事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应该迅速采取行动，在目前的情况下取得进展，帮助召开一次由有关各方参加的中东国际和平会议。我们还认为，解决整个阿拉伯民族目前所面临的极其严重的问题是极端重要的。阿拉伯民族中的各个阿拉伯国家人民必须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采取共同立场，支持解放被占阿拉伯领土，包括圣城耶路撒冷。

我国一贯并继续支持一切阿拉伯的和平和真诚努力，一贯并继续争取达成一项阿拉伯的共同决定。我们是诚心诚意的。我们相信，所有的阿拉伯努力，无论来自何方，包括争取结束近年来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毫无进展的局面的努力，都是真诚的。

我们还要申明，我们支持阿拉伯所进行的所有诚挚的努力，特别是象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这样的阿拉伯兄弟国家以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所作的努力。我们预祝他们取得成功，并希望他们的努力能够导致实现整个阿拉伯国家的更为崇高的利益。

我们欢迎巴勒斯坦及其合法代表所进行的抵抗。我们要求对我们在约旦、埃及、叙利亚、黎巴嫩和前线国家的兄弟们所进行的所有实际努力进行更加诚挚有效的协调，因为这些国家离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最近，而且他们和在占领的枷锁之下生活的巴勒斯坦人和那些在战后和被驱逐之后生活在阿拉伯被占领土地上的人每天都有各种接触。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兄弟法鲁克·卡杜米和他所率领的代表团出席我们的会议，他们今天和我们一起开始了有关大会议程的第三十四个项目的一般性辩论——即巴勒斯坦问题。我们还欢迎负责巴勒斯坦问题的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副秘书长穆罕默德·法拉博士。他是一个富有经验的外交家，他非常熟悉巴勒斯坦人民以及在被占领阿拉伯领土上居民的不幸。他继续满怀热情地进行斗争以捍卫阿拉伯人的神圣权利。

在结束讲话的时候，我国代表团不能不向联合国秘书长以及他的负责巴勒斯坦问题和中东局势的助手们表示赞扬。我们认为，秘书长在1986年10月29日的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报告(A/41/768)是一份诚挚的报告，这份报告包括了有关目前全面的局势的所有积极和消极方面的内容。我们希望这份报告将得到所有国家的继续支持，以便促进召开一次有关中东问题的国际和平会议，这样秘书长就能够立即建立一个筹备委员会，以防止战争的幽灵在中东继续出现，同时为全球

性的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作出贡献，因为这是一个目前最有威胁性的阿拉伯的问题。

毫无疑问，如果我们想达成合乎需要的公正的解决办法的话，那么阿拉伯—伊斯兰的共同立场和不结盟运动的团结以及所有区域性和国际组织的共同立场和团结都是极其重要的。我们对目前仍然在以色列占领的枷锁之下生活的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公民所作的最好贡献就是彻底结束破坏性的和毫无道理的两伊战争，并停止所有从内部或外部对兄弟的黎巴嫩国所进行的外国侵略的行径，这样就使我们在这个国家的兄弟能够实现安全和和平，并致力于支持和实现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权利的事业。

阿塔西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联合国大会不断讨论巴勒斯坦问题已近40年了。当他在1947年11月29日通过了第181（II）号决议的时候，也就是通过那人们所了解的分治决议的时候，他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土地上，建立了一个违反组成当地人口大多数的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民意志的犹太国。这项决议还包括建立一个阿拉伯国的内容。然而，这项计划却由犹太复国主义帝国主义者迎合国际帝国主义利益而使整个地区犹太化的阴谋断送。

如果联合国对这个独一无二的问题感兴趣的话，那么他首先就应当对这个问题给予最优先的考虑和关注，因为联合国在这个问题上肩负着主要责任，因为是他建立了犹太复国主义的实体，这个实体完全是人为的，而且他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整个这一地区人民的痛苦以及被驱逐的悲剧。

大会有关建立一个以色列国的决议毫无疑问是造成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民痛苦的根源。由于我们正在讨论联合国在建立这样一个犹太复国主义实体过程中的作用，尽管美利坚合众国施加了压力，但是我要在这里正式提出我们对这个组织的高度赞赏，因为联合国毕竟暴露了巴勒斯坦人民遭受痛苦的真相并对他表明了声援，申明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承认这个问题不是一个难民的问题——尽管联合国对难民充满了同情——而是一个民族的政治问题，他是与整个这一地区乃至整个世界和平密切相关的。

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他的自决权和在巴勒斯坦领土上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的权利，以及巴勒斯坦人民返回其家园和领土的权利——绝不允许国际社会忽视这些权利。他们已经成为良知和联合国存在的一个部分，没有这些权利，这场在中东的冲突就永远不可能解决。

当我们对巴勒斯坦人民的问题以及使他们摆脱不公正待遇的认真的努力抱以同情并作出反应的时候，我们要正式表达赞扬这个组织在暴露正在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的本质方面所起的作用，同时也赞扬联合国组织在暴露这些来自世界四面八方的没有任何必然联系，没有任何历史背景，没有任何共同语言的移民的本质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他们被联合国组织描述为种族主义者。用大会 1975 年的第 3979 (XXX) 号的决议中的措辞来说，犹太复国主义实体被描述成是一个事实种族歧视的种族主义实体。*

无论犹太复国主义者在美国支持下怎样试图使这一描述删除，它必定会遭到惨败，因为国际社会——其代表是大会——已表示以下看法：巴勒斯坦人所遭受的驱赶、恫吓和屠杀，只能和纳粹主义和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的行径相提并论。我们对大会的尊敬也进一步增加，因为爱好和平的国家在 1982 年 2 月 5 日的决议中终于把犹太复国主义实体指责为非爱好和平的实体。

巴勒斯坦和巴勒斯坦人民的问题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未来的历史将肯定不会记入巴勒斯坦人民所遭受的压迫和非正义行径的描述。巴勒斯坦人民被赶出了自己的家园，它的领土受到霸占，而且他们仍然受害于那些暴徒的剥夺、驱赶和残暴行径，这些暴徒由于自己的种族主义观点而被赶出自己的社会。他们来自世界各个地区，占领了巴勒斯坦人民的领土、家园和村庄。

许多国家人民都曾经遭受帝国主义统治，成为从事帝国主义镇压和压迫的受害者。但是这些都无法同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进行种族主义定居殖民主义的行径相

* 主席重新主持会议。

比较。这一殖民主义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剥削和掠夺，而且在于消灭巴勒斯坦人和吞并所有巴勒斯坦领土。这就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帝国主义行径，这就是它们定居殖民主义行径，这一犹太复国主义是英国在巴勒斯坦制造出来的。在巴勒斯坦领土上的这一种族定居殖民政策受到美国的援助。

让我们回顾1917年，回顾一下当时的英国太阳永不落帝国的外长鲍尔弗爵士所发表的倒霉的宣言。这一宣言被交给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当时它的代表是罗思柴尔德爵士，他是犹太人并且是犹太复国主义者。该宣言要求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国家，它完全违背当地人民及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民的意愿。英国的这一非法和不道德的宣言涉及到它所并不拥有的领土，而且是向在那里并没有任何权力的一组外国人发表的。

人们也许会问，为什么英国采取这一仓促和不道德的行动呢？难道它不能在伦敦、或曼彻斯特或约克郡附近找到一块土地吗，在那里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本来可以建立他们所谓国家，他不必迫使一个民族流离失所并使他们住进难民营？历史会原谅英国采取的这一行动吗？难道巴勒斯坦的母亲会忘记是谁杀害了他们的孩子？所有这些问题的答复都非常明确。英国殖民主义的历史极其明显，任何人对它不会有任何怀疑。我们在南非和马尔维纳斯群岛也能看到这一点。英国殖民主义是巴勒斯坦人民、纳米比亚人民、南非人民和属于阿根廷领土不可分割一部分的马尔维纳斯群岛人民的悲惨状况的根源。

就牺牲阿拉伯人的权利而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野心来说，现在英国不得不承担历史的责任。它现在仍在发挥协助美国帝国主义和国际犹太复国主义的作用。我要在此讲坛声明，阿拉伯各国人民绝不会原谅英国在把巴勒斯坦交给犹太复国主义霸占者和迫使巴勒斯坦人背井离乡方面所发挥的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作用。巴勒斯坦人民绝不会忘记的是：英国全力以赴地支持国际犹太复国主义及其基地以色列的扩张主义、侵略和种族灭绝野心。阿拉伯人民怎么能够忘记：1956年英国

在保护苏伊士运河航行的借口下勾结以色列一起在纳赛尔总统的政府期间对埃及所犯下的侵略罪行？阿拉伯人民决不会忘记英国为使犹太复国主义对巴勒斯坦和阿拉伯领土的占领永久化而策划的各种阴谋。阿拉伯人民也决不会忘记英国对以色列向阿拉伯民族发起的每次侵略行径所给予的祝福。实际上，英国仍在否认巴勒斯坦人民享有的权利。

英国的历史充满了对人民的压迫，我在这一简短的发言中不必提到这些事实。

犹太复国主义实体仍然拒绝联合国的决议，拒绝大会或安全理事会通过的任何决议。尽管世界各国人民正在日益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各项权利，英国仍然拒绝他们的以下不可剥夺权利：即返回家园的权利、自决的权利和在巴勒斯坦领土上建立自己独立国家的权利。

虽然大多数联合国会员国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犹太复国主义实体仍然恫吓巴勒斯坦人民，并霸占了更多的阿拉伯土地和迫使当地阿拉伯人背景离乡。为了威胁巴勒斯坦公民，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对各个圣地和祷告的地方犯下了一次又一次侵略行径。它对学校和大学进行武装侵略，旨在关闭这些学校并驱赶学生。它还仍然掠夺巴勒斯坦人民的自然资源并限制他们谋生的条件。犹太复国主义当局在西岸和加沙地带的目的是要完成减少人口的过程。就在光天化日之下，以色列占领当局完全无视联合国各项决议、《联合国宪章》和1949年日内瓦公约，吞并了耶路撒冷城，并说它将是以色列的永久首都。

以色列仍在为减少阿拉伯领土上的人口继续执行其犹太复国主义图谋。以色列仍在实施向犹太移民敞开大门的计划，试图接受尽可能多的新移民。而且，以色列在实施其定居计划时，还在西岸、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戈兰高地建立更多的定居点。

犹太人占领当局正在全力以赴提出许多建议，建立更多的定居点。仅仅在被占领的戈兰高地，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就建立了不止41个的定居点，并且把当地的90%多的居民赶出去。在加沙地带和西岸，已经建立了170多个定居点，完全无视确定以色列建立定居点是非法的安全理事会第465(1980)号决议。

以色列在自己的定居和扩张主义阴谋实现之前，是不会满足的。以色列假装接受有关分治的第181(II)号决议。以色列真的执行分治的决议吗？以色列根本不遵守这项决议，仍然坚持逐步地予以破坏。只要看一看这个地区的地图，就可以看到以色列是如何占领该决议建议分配给巴勒斯坦国家的巴勒斯坦领土的其余部分。这只是一系列悲剧中的其中一个，代价是成千上万的这些人被迫流离失所。

自《贝尔福宣言》以来，阿拉伯人认识到犹太复国主义是定居者的扩张主义运动。犹太复国主义同犹太人宗教丝毫没有关系，其目标是实现巴勒斯坦的完全殖民化，并且从尼罗河到幼发拉底河建立一个“大以色列”。这就意味着，以色列不会仅限于占领整个巴勒斯坦；以色列的扩张主义阴谋表明，以色列正在坚持占领其它阿拉伯领土。继续推行建立定居点的政策最清楚地表明，以色列并不打算把已经占领的巴勒斯坦和阿拉伯领土归还给合法的主人。以色列的领导人不是说过西岸和加沙地带是以色列领土的组成部分，而且他们不准备放弃这些领土的这些话吗？

沙米尔说过：

“以色列并没有通过侵略从合法主人那里夺取这些领土；相反，以色列从1948年侵略这些领土的国家中解放了这些领土。”

他还说：

“我们没有吞并这些领土，我们也不会吞并这些领土，因为这些领土是以色列领土的组成部分，人们是不会吞并属于自己的领土的。”

实际上，巴勒斯坦问题国际会议主席、塞内加尔外交部长概括了以色列的现实：

“以色列为自己的侵略、暗杀和入侵的行径进行辩护的借口都是出自一种逻辑，这就是犹太复国主义政策的一种逻辑，其最终目标就是征服巴勒斯坦人民，在从尼罗河到幼发拉底河的地方建立一个本·古里昂所谓的戴维第三王国和大以色列。”

问题的核心是，以色列从来就不执行联合国的决议。以色列甚至坚持无视国际社会的意愿，并且全然反对执行这些决议。这就等于是说，巴勒斯坦人民继续被剥夺行使自己的不可剥夺的历史的权利，巴勒斯坦将继续被犹太复国主义所占领，联合国将继续无休止地通过一项又一项的决议，重申自己已经通过的决议，而在这方面没有取得任何显著的进展。

我们不仅要提出下面这个问题：以色列是一个以东西方犹太人之间、阿什克纳辛和塞法尔丁犹太人之间、黑犹太人和白犹太人之间的种族歧视为特点的小国：既然以色列的犹太人社会是以这种种族歧视为基础的，那么这样一个小国怎么能够无视国际社会的意愿呢？我们也不仅要问，一个资源有限、经济崩溃、通货膨胀率是世界上最高的小国怎么能够践踏联合国的决议呢？我们也不仅要问，一个在自己的区域和国际上受到孤立的国家怎么能够站得住脚，怎么能够无视最高国际权威的决议呢？这些就是在这一方面提出的某些问题，质问这个无视整个世界的顽固的巨人为什么有这种力量。有些人也许会想以色列为什么要遵守国际权威呢？有什么权威能够迫使以色列执行联合国的决议呢？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以色列将会遵守这些决议。以色列坚持要灭绝巴勒斯坦人民，以色列切断了巴勒斯坦人民的最后联系。以色列吞并了耶路撒冷城，并且认为耶路撒冷是自己的永久性首都。以色列吞并戈兰高地，在那里执行以色列的法律，并且把以色列的特征强加于在以色列占领之下受苦的叙利亚公民。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摧毁贝鲁特和黎巴嫩南部，并且仍然占领这个国家的部分领土，尽管联合国通过了决议，要求以色列立即无条件地从黎巴嫩领土上撤出去。

从上述这些问题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以色列并不是所有这一切背后的唯一力量；至少以色列依靠自己的力量是不能够无视国际意愿的，因为以色列是一个小国，而且由于种族歧视和经济上的破产而分裂。如果情况是那样，在国际社会认为必要的情况下，以色列同其它国家一样早就会被认为应当负责任，受到谴责乃至受到孤立。以色列自己认定，只要美利坚合众国继续支持，并且掩盖以色列的罪行和丑闻，以色列就可以继续逍遥法外。美利坚合众国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头号敌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在美国的胁迫之下，1947年巴勒斯坦人民的领土被分割，牺牲了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在美国的保护伞之下，以色列坚持要逐步地推行自己的扩张主义阴谋。以色列吞并耶路撒冷，然后吞并戈兰高地，并且在那里执行以色列的法律。在美国的保护之下，以色列坚持推行自己的定居点政策。以色列正在建立新的定居点，让新的犹太移民进入这些地区。黎巴嫩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侵略，巴勒斯坦人在沙布拉和夏蒂拉被屠杀。美国再一次怂恿以色列推行自己的犹太化阴谋，无视阿拉伯绝大多数国家的自决权利。

事例举不胜举。这一切都是在美国完全清楚的情况下干的。美国仍然从政治和外交上庇护以色列所有的非法行为，阻挠国际社会谴责以色列。尽管美国已经遭到了强烈谴责，但实际情况更为严重。

我们不知道到底是犹太复国主义实体为美帝国主义服务，还是美国政府为以色列的利益服务。看来这两者的利益之间没什么差别，它们之间继续进行战略勾结，因为它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即消除巴勒斯坦问题，消灭巴勒斯坦人民。

就象我们以前对美国的英国伙伴所说的那样，我们现在要告诉美国，阿拉伯民族决心解放自己，恢复权利和自决。阿拉伯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主要敌人——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华盛顿的战略盟友。不管华盛顿如何企图把人们的视线从主要问题——巴勒斯坦问题上引开，它永远不会得逞。企图绕过巴勒斯坦人民、牺牲他们的合法利益是完全徒劳的。美国式的和平倡议不会达到目的，因为这不是真正的和平，只会使得巴勒斯坦人民蒙受更多的苦难、谋杀和破坏，是浪费时间。

和戴维营协议、里根计划和埃弗兰会议一样的美国单方面和平计划不是解决中东问题和巴勒斯坦问题的方法。解决的办法十分明确：所有以色列部队有效和无条件地撤出所有阿拉伯领土，确保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可剥夺权利。

我们热烈赞同一个公正、永久和全面的和平，阿拉伯人在1982年非斯计划中肯定了这种和平。我们认为，联合国主持下、并由美国和苏联、以及所有冲突各方都来参加的中东和平国际大会是取得该地区和平的一个正确方针。我们希望大会能够重申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可剥夺权利，以此表示对巴勒斯坦人民斗争的支持，因为这是该地区任何一种公正和平的支柱。我们同样肯定地指出，中东和平国际大会是和平的框架。

佩伊奇先生（南斯拉夫）：自从中东危机出现以来，近四十年过去了。在这些漫长的岁月中，巴勒斯坦人民蒙受了重重苦难和考验，并为争取自决、民族独立和在自己国土上建立一个国家进行了正义斗争。他们为自由和民族尊严进行了英勇斗争，充分证明了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危机的症结，也是一项永久和全面解决的先决条件。

因此，国际社会有责任纠正这种历史性的不公正，迅速实现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这也是联合国的优先任务和义务。毫无疑问，国际社会绝大多数成员都对此表示支持和同情。

本组织已经多次讨论了这一问题，并作出许多决定，表示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愿望。然而，这些请求不但没有实现，反而还遭到了更加顽固和强硬的无视和拒绝。

过去的事件明确无误地表明，以色列的侵略和扩张主义政策以及它依靠武力和军事优势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别人的企图是中东的一个主要和决定性的因素，也是阻挠着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主要障碍。这种受到某些地区外国家支持的政策和行径，以及一再企图否认巴勒斯坦问题存在的行径是紧张局势和外部势力干涉的永久性增援，对该地区和其他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具有十分危险的后果。

以色列占领阿拉伯领土，袭击在邻国的巴勒斯坦难民营和设施，加剧建设新的移民点，扩大现有的移民点，没收阿拉伯财产，购买阿拉伯土地，对巴勒斯坦人民一再进行报复、逮捕和迫害，企图造成人口组成变化，由此实现其吞并主义的目标和野心，巩固对被占领土的控制。

然而，尽管遭到这种种迫害，并蒙受了巨大的痛苦和牺牲，巴勒斯坦人民仍然维持了他们的民族、社会和文化特征。依靠既成事实、武力和镇压政策来压制巴勒斯坦人民的愿望和抵抗只会进一步加强巴勒斯坦人民坚持其正义斗争和要求的意愿和决心。

南斯拉夫一贯指出，如果不公正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中东就不可能有永久和稳定的和平与安全。我们一贯强调，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症结，因此，这个问题具有深远的全球影响。

南斯拉夫一贯抵制武力、侵略和强加外国意愿的政策，认为巴勒斯坦人民及其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下进行的斗争是一个现实，是任何武力或镇压也否认或掩盖不了的。在这一问题上，我们表示完全支持巴解执行委员会主席阿拉法特领导下的巴解组织的独立领导，认为它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我们对它表示完全支持和信任。

长期以来，有人一直企图将巴勒斯坦问题搁置在一边，把它变为一个难民问题，并宣布巴勒斯坦人民在巴解组织领导下的正义解放斗争是恐怖主义。侵犯和剥夺其他人的权利不能确保自己的生存权。现在是时候了，对话和谈判应该取代武力、扩张和压制弱小国家的政策。顽固地拖延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企图充满着导致该地区已经具有爆炸性的局势进一步恶化的严重危险。

在津巴布韦哈拉里第八届会议上，不结盟国家表示完全声援和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和要求。它们强调，如果以色列不完全和无条件地撤出所有巴勒斯坦和其他1967年以来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中东局势就不可能得到公正和持久的解决。

最近结束的一般性辩论广泛地反映了绝大多数国家赞成举行中东问题的国际会议以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意向，不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该地区就不会有稳定的和平与安全。

南斯拉夫坚决支持根据大会1983年12月13日的第38/58号决议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一个由所有直接有关方面包括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平等参加的中东问题的国际和平会议。

在这一方面，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有必要担负起应有的责任，并在寻求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这包括在5个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中间早日进行磋商，以及开始进行举行中东问题的国际和平会议的具体筹备工作。在津巴布韦哈拉雷举行的第八届首脑会议上，不结盟国家的国家和政府首脑也强调了安全理事会在促进国际和平会议的举行和为确保实施会议预期达成的协议作出适当的体制安排方面承担的责任。

不结盟国家当时指出了为打破解决这一问题方面存在的僵局而进行积极的努力的必要性。在这一方面，它们支持巴勒斯坦问题九个不结盟国家委员会的努力，并决定，该委员会应当继续开展工作，以便为在安全理事会的主持下举行中东问题的国际和平会议作出贡献，并以其他适当的方式进行并指导不结盟国家的努力，以便以一种有利于全面、持久和公正解决中东危机的方式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历史证明，侵略、统治和武力永远不能压制人民关于和平、自由、独立和不受限制的发展的正当愿望和要求。巴勒斯坦人民实现这些崇高目标的斗争证实了这一经受了时间考验的真理。

加尔瓦洛夫先生（保加利亚）：巴勒斯坦问题是自联合国成立以来国际社会高度重视的少数国际问题之一。我们将于1987年12月纪念著名的关于巴勒斯坦分治的第181(II)号决议通过四十周年。在这一令人遗憾的周年的前夕，我们再次极其遗憾地注意到，尽管国际社会作出了不懈的努力，联合国通过了无数的

要求公正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决定和决议，然而迄今为止，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仍然不能实行他们的自决和建立一个自己国家的不可剥夺和正当的权利。现在每一个人应该认识到，这一日益恶化的问题是中东爆炸性局势的根源，阻碍这一问题的公正解决，该地区就永远不可能实现和平。

今天，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悲剧是人民由于帝国主义的扩张和侵略政策而遭受不幸的最显著的例子之一。这项政策造成的结果是，一个具有古老历史和丰富的文化的整个民族被剥夺了在自己的家园生活的神圣的权利，并被迫过着背井离乡的生活。几十年来巴勒斯坦人民遭受公开的恐怖、大规模镇压和民族压迫，他们的痛苦是难以叙述的。甚至在今天，以色列继续占领着阿拉伯领土。这些土地成为空前的扩张和大规模殖民化的目标。改变被占巴勒斯坦和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其他阿拉伯领土的合法地位、人口组成结构和历史特征的企图仍在进行。

这一切不顾国际社会和公众舆论的明确意志仍在继续进行，公然破坏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国际法准则和联合国的集体决定。

众所周知，要不是以色列得到其战略盟国的全面和无条件的支持，要是美国不是有系统地在安全理事会使用否决权以阻挠谴责这一侵略者并对其采取有效措施，那么它是不能也不敢在中东推行其冒险主义政策。不用说，构成美国支持以色列的政策的不是道德原则，而是自私自利和顽固的计划。我们十分清楚，美国长期以来将以色列视为它在中东的长期战略的主要工具，这一战略的目的是在世界的这个资源丰富的地区建立军事——政治统治。正是按照这些计划，在美国和以色列之间产生了所谓的“战略联盟”作为反对该地区各国人民的独立和主权的武器。

将单独的交易强加于人的企图是与阿拉伯国家的利益根本对立的，因为这实际上将阻挠中东问题的公正和全面解决的实现。事实上，单独交易的目的在于消灭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并绕过巴勒斯坦问题及其最重要的民族、社会和政治方面。然而，十分清楚的是，这种做法不仅是徒劳的，而且是极其危险的。戴维营协议

产生的不幸后果就证明了这一点。这种处理中东问题的做法理所当然地遭到巴解组织和大多数会员国的断然拒绝。这是因为国际社会越来越意识到并支持采取紧迫和有效的措施以全面地、公正地、和平地解决中东冲突和作为其核心的巴勒斯坦问题的需要。

中东发展的过去经历表明，所有有关方面为在中东实现公正和持久的和平进行集体的努力，是解决这一错综复杂、及各个方面相互关联的国际问题的唯一途径。我们有理由宣布，包括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积极支持这一途径。体现在无数的联合国决定和决议中的就有关和平解决这一问题的原则和方法达成的广泛的国际协商一致意见就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一事实。此外，这一途径得到了1982年9月在菲斯举行的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不结盟国家运动在其新德里和哈拉雷政治宣言以及华沙成员国在1985年索非亚政治宣言中的赞同。

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东的冲突、特别是巴勒斯坦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另外，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今年的报告(A/41/35)，关切地注意到，巴勒斯坦问题已达到关键时刻，因此需要重新作出协调的集体努力，以在联合国范围内根据其有关决议找到公正的解决办法，从而结束巴勒斯坦人民的悲剧。鉴于本组织和整个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人民未来所承担的责任，保加利亚充分同意这种关注，并加入上述的对我们所有人发起的呼吁。

因此，我们认为，苏联1984年7月呼吁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关于中东问题的国际和平会议的建议是极为重要的，这一建议要求所有有关方面、包括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巴解组织在平等的基础上参加。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支持苏联这一建设性的倡议，它代表了全面解决中东的冲突的实际和平衡的计划，为实现本地区持久和公正和平提供了一次良好机会。特别是，我国还完全同意苏联外交部长在1986年9月23日对大会的讲话中所提出的想法，即呼吁作为这方面的第一步在安理会范围内建立一个筹备委员会。

最后，我愿强调，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坚决支持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和巴解组织的正义事业，并相信他们实现自己自决和建立自己国家的合法的民族权利的斗争一定会成功。

皮塔卡先生（阿尔巴尼亚）：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的冲突的核心，仍然是目前国际形势中的最严重问题之一。根据巴勒斯坦人民合法权利解决这一问题是一个先决条件，没有这一条件就没有对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讨论。

事态发展表明，解决该问题的前景似乎是非常渺茫的。把巴勒斯坦人民逐出家园的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分子丝毫没有表现出改变其永久立场的迹象、以及由此而来的其他后果的迹象。相反，他们继续无视和践踏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及人民的生存和其斗争，公开无视进步的国际公众舆论，国际公众舆论要求结束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的这一残酷的反巴勒斯坦政策。

归根结底，极其明显，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是在肉体上消除巴勒斯坦人民，并且通过这种做法，他们能够一劳永逸地埋葬“巴勒斯坦问题”。犹太复国主义者对巴勒斯坦人犯下的罪行实在令人毛骨悚然，使每个人都感到义愤填膺和深恶痛绝。他们从迫害和处决一些特殊人物开始，直到对巴勒斯坦人实行大规模的屠杀。这种做法，诸如在收入和工资方面的歧视、切断供水、破坏农作物、用推土机和炸药毁掉建筑、实行军事管制法、用铁丝网围住整个地区和村庄等等，都是在阿拉伯被占领土上，特别是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内的常见现象。

在打击恐怖主义行为和颠覆活动的借口下，很多人被投入监狱和集中营，甚至无辜的人民、包括小孩、老人和妇女也没有放过而遭到枪杀。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分子通过使用永久的恫吓手段，旨在使巴勒斯坦人在其领土上的存在不能经受下去，因而迫使他们出走而迁移，从而增加了难民的人数。当巴勒斯坦人民的问题得到讨论时，他们的目的还是以玩世不恭的态度想把它作为难民问题而不是作为有关一个拥有其家园的整体人民的问题加以讨论。用这种方法，犹太复国主义分子

得以为使被占领土大规模犹太化而创造了良好条件，从而打算通过使犹太化成为既成事实而使对该领土的占领合法化。无情的事实是，犹太殖民地在西岸和其他被以色列占领的领土上每天都在增加。

消灭和清除在黎巴嫩的巴勒斯坦人的企图也是非常明显的，在那一个兄弟的阿拉伯国家里，巴勒斯坦人被迫在被以色列从自己领土上赶出来之后在那里定居。我们在此可以提一下，几年以前在萨布拉和夏蒂拉难民营进行的罪恶的屠杀，这些仍然是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分子残酷和野蛮的象征。我们还可以提到以色列空军和海军在萨伊达和其他地方进行的侵略屠杀和野蛮的袭击，这些只是造成了破坏和痛苦，使千百人遭到屠杀和伤残，特别是手无寸铁的人民。无数的事实表明，以色列的目的是通过武力把巴勒斯坦人民从黎巴嫩赶走，并且在其他阿拉伯国家中驱赶他们，以实现他们把巴勒斯坦人变为难民的目标。

在实行这一罪恶的政策中，以色列得到了并且仍然继续得到美利坚合众国的继续和全面的支持。美国军队最现代化的武器任其使用，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用这些武器屠杀巴勒斯坦人，进行侵略和威胁其他阿拉伯国家和人民。美国通过被称为战略联盟的公开军事联盟与以色列联系在一起，这一联系首先是针对阿拉伯国家和人民的。大会、安理会和其他国际组织都目睹和美国对以色列的这种无保留的支持。

由于美国使用否决，很多谴责以色列、其对阿拉伯领土的占领、其战争和侵略政策以及其与南非的勾结的决议都未得到通过。美国甚至威胁到，如果通过决定或决议谴责以色列为侵略者，则它将从很多国际组织中撤出。这明确表明了它们联合政策与活动统一——对罪魁的无条件支持。

支持以色列的立场和反对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人的立场，使美国成为巴勒斯坦人和其他阿拉伯兄弟的第一号最残酷和最危险的敌人。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分子虽然伪装成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人的盟友，但却进行着激烈的反巴勒斯坦和反阿拉伯活动。苏联实际上把它对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人的支持看成是它在中东的利益和目的的全球政策一部分。在该地区它正在与另一个超级大国，美国为争夺世界霸权而进行着激烈争夺。

莫斯科虽为巴勒斯坦人流着鳄鱼的眼泪，但却经常轻而易举地允许几十万苏联犹太人移居以色列，而他们所生活的土地正是巴勒斯坦人被赶走的地方。在建立领事关系的借口下，它正与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分子进行接触，举行官方会晤，其实际目的是要与特拉维夫建立外交关系。

在两个帝国主义超级大国的反巴勒斯坦和反阿拉伯战略中，所谓和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和整个中东冲突的倡议占有特殊地位。在这一方面，我们看到举行了所谓苏美中东磋商。他们举行的次数越来越频繁，甚至制度化了。很显然，随着这些磋商而来的是为分割和重新分割势力范围而进行的讨价还价，并制订阴谋来进行反阿拉伯和反巴勒斯坦活动。

巴勒斯坦问题和整个中东问题是一个最为突出的例子。在这一方面很容易看到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激烈争夺与恶勾结。无论是他们的争夺还是勾结都是以牺牲阿拉伯人民为代价的。经验告诉我们，和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和整个阿以冲突的倡议，无论是美国的还是苏联的都未能，也将永远不会使巴勒斯坦问题在符合这一英雄的人民的利益和合法权利的情况下得以解决。相反，他们都是为了保护以色列的利益，为了保护他所谓的被承认和安全边界，是以阿拉伯，特别是以巴勒斯坦人民获得自己家园的重要事业为代价的。他们只是使得中东形势更加复杂，造成了更多的争吵和不团结，从而使超级大国和以色列得利。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美帝国主义分子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分子所进行的活动，都是针对阿拉伯团结的，使他们能够更容易执行他们在中东分而治之的政策。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幻想美国和苏联真正希望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话，那将只不过是严重情况的一种幻想。实际上，超级大国不希望看到在中东有长期的和平

和安宁，而是希望看到有一种不战不和和接近于战争的紧张局势。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这一蕴藏着丰富石油和具有重大地缘战略重要性的地区继续进行他们的扩张主义阴谋活动。这一政策是该地区局势不断恶化的主要根源，他给和平和国际安全带来严重的后果。*

巴勒斯坦人民的问题仍然是一个未曾愈合的伤口。巴勒斯坦人和其他阿拉伯人民没有也将不会接受这一局势。几十年来，巴勒斯坦人民以极大的英雄主义继续进行着他们正义的斗争，坚信自由与独立不是被给予的，而是要去赢的。自然，这不是一条轻松的道路。它要求作出很大的努力和巨大的牺牲。但实践告诉他们，这是实现他们合法愿望的唯一可靠途径。兄弟的阿拉伯人民和世界上其他热爱和平和进步的人民，包括阿尔巴尼亚人民都站在他们一边。

在本月上旬，提交给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九次大会的报告中，阿尔巴尼亚党和人民领导人拉米兹·阿利雅同志说到：

“阿尔巴尼亚人民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曾支持，并将继续支持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下的，英雄的巴勒斯坦人民为恢复自己的家园、领土和国家而进行的正义斗争。不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就不能真正解决中东问题。

“据此，我国人民将支持其他兄弟的阿拉伯人民把以色列侵略者从被占领领土上赶出去，并保护他们的自由和国家主权。”

李鹿野先生（中国）：自从联合国对巴勒斯坦问题承担责任，至今已经过了几十年了。然而作为现代世界史上悲剧和苦难象征之一的巴勒斯坦问题不仅依然存在，而且种种事实表明国际社会如果不加倍作出切实有效的努力，这个问题很可能还将长期拖下去。这种局面对巴勒斯坦人民来说是极不公正，必须尽快加以改变。

多年来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国家为争取收获被占领土和恢复民族权利，进行了坚

* 副主席汤普森先生（斐济）主持了会议。

持不懈的斗争。他们为公正、合理地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作出了积极的努力，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方案或者建议。特别是第十二届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一致通过的《阿拉伯和平计划》，为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现实的基础，充分体现了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诚意。

国际社会也为促成这一问题的早日解决进行了长期的努力。巴勒斯坦问题是联合国审议时间最久的问题之一，至今已经通过约二百个决议。这些决议确认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公正解决这个问题是全面、公正、持久解决中东问题的基本要素。确定巴勒斯坦问题的任何解决办法，都应当包括：结束以色列自从1967年以来对全部阿拉伯领土的占领；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保证中东各国享有独立和生存的权利。这些决议还提出了实现上述原则的方法和方式，包括召开一次中东问题国际和平会议。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国家的正当要求一直未获实现，一切为公正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合理主张和建议都遭到以色列历届当权者蛮横的拒绝。以色列当局在一个超级大国的支持、包庇和纵容下，长期顽固地坚持侵略、扩张政策。它至今还占领着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耶路撒冷城和戈兰高地。黎巴嫩的部分领土实际上也在它的占领之下。它在所谓“无人民的土地属于无土地的人民”的口号下，在占领地区强行改变人口结构，把大批巴勒斯坦人民赶离家园，宣称只有巴勒斯坦难民，而不存在巴勒斯坦民族，拒不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它还将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污蔑为恐怖组织。以色列当局无视联合国的有关决议和国际关系准则，横行霸道，不断挑起事端，不仅使巴勒斯坦问题久久得不到解决，而且造成了中东地区的长期动荡不安，严重威胁着世界和平与安全。因此，要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和实现中东和平，国际社会必须迫使以色列当局放弃它的侵略和扩张政策。

正如国际社会反复确认，中东问题的核心是巴勒斯坦问题。巴勒斯坦问题得

不到公正、合理解决，中东就不会有和平与安全。而巴勒斯坦问题的核心是恢复巴勒斯坦人民合法的民族权利，包括民族自决、返回家园和建立自己独立国家的权利。怎么可以想象，在几百万巴勒斯坦人民被赶离家园，在异国他家颠沛流离的情况下，中东会有和平与安宁。以色列要求别人承认其生存权，却力图剥夺巴勒斯坦人民的生存权，这难道还有正义、公理可言吗？

一切有正义感的以色列人都应当认识到，他们的权利决不能建立在对另一个民族权利的剥夺上。还应当强调指出，同一百多个国家建立联系，在八十多个国家以及若干国际机构派驻代表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巴勒斯坦民族利益的合法代表。这是任何人不能无视的事实。没有它作为平等的一方参加，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任何解决办法都是不现实的，也是不会成功的。

中国政府和人民一贯站在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人民一边，深切同情并坚决支持他们收复失地和恢复民族权利的正义斗争，强烈谴责以色列的侵略和扩张政策。我们坚决主张，以色列应该撤出1967年战争以来侵占的全部阿拉伯领土，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民族权力必须得到恢复，中东各国普遍享有平等生存权力。我们认为，有关各方平等参加的和平谈判的办法是解决巴勒斯坦和中东问题的最好办法。我们支持为实现上述原则和目标所进行的一切努力，支持有助于实现上述办法的一切建议和方案，包括召开一切联合国主持下的中东问题国际和平会议。联合国应该承担起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历史责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促使有关各方立即执行有关各项决议，从而使巴勒斯坦问题早日获得解决，使中东的和平得以实现。中国政府愿同国际社会和有关各方共同努力，为此作出自己的贡献。

萨拉赫先生（约旦）：自从去年联大讨论巴勒斯坦问题以来，巴勒斯坦问题的发展使我们和整个国际社会感到严重不安。包括圣城耶路撒冷在内的整个西岸的局势比过去更加严重，因为以色列采取了非法和非人道的政策，巴勒斯坦人民的困境正在恶化，巴勒斯坦问题变得更为紧迫。同时，这也意味着我们对巴勒斯坦人

民的责任更重了。这一严重局势可能造成一场具有深远影响的灾难，带来那些乐观的人们所无法想象的消极后果。而国际社会在这一局势上却未能承担自己的责任。造成这样的结果，是某些势力集团坚持阻挠联合国行使《宪章》所赋予的维护各国的和平、正义和安全的任务。

约旦一贯努力维持和促进争取和平解决的努力。但是，局势正变得越来越严重，因为人们忽视了一种可怕的立场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那就是，讨论和突出巴勒斯坦问题本身并不会促进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因此，还不如无视这一问题。

与此同时，暴力和恐怖主义行为以及极端的行为增加了，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某些方面之间的相互报复，而他们的分歧却与巴勒斯坦问题毫不相关。

这就是有关目前巴勒斯坦问题的几方面的情况。从整体来讲，他们企图以这样一种方法来决定巴勒斯坦问题的命运，即使以色列对阿拉伯领土的占领永久化。我无须在这里重申这样一个事实，这种行动方针如果继续下去的话，对于后代人来说就将意味着更大的痛苦、分裂和不稳定。如果说暴力和恐怖活动不断增加这一现象本身就对我们构成了不稳定的根源的话，那么人为的把这种暴力和恐怖主义行径说成是巴勒斯坦问题和整个阿拉伯以及伊斯兰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话，那么对于我们来说，这种做法是站不住脚的。这一阴谋的某些方面已经表明，某些国家和集团正在把恐怖主义作为服务于与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毫不相干的目的工具，这些目的是以圣洁的伊斯兰教的生存以及反击帝国主义和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是毫不相干的。正想制订这些阴谋诡计的决策人所宣称的那样，这些是与旨在影响某些集团决策中心的有关地区性问题的立场的一揽子计划有关的，它与巴勒斯坦人民的悲惨命运是毫不相干的。而后者，也就是巴勒斯坦人民的悲惨命运则是这样一种计划的十分广义的名称，这样就可能使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人为这种行径付出代价。

如果某些集团确实怀有这种罪恶的目的的话，那么只要有可能，这些臭名昭著的行径就会和巴勒斯坦问题联系在一起，其目的是要使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民最终要对这种行径承担责任。

旨在公正、持久和全面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和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和平努力始终处在停滞不前的阶段，这种局面使我们感到痛苦和惶惑不安，但是正象我们对于巴勒斯坦问题在出现僵局以及随之产生的极端主义和暴力行为感到不安一样，这种事态也促使我们要加倍努力，决心帮助我们在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的兄弟和人民，以便使他们最终实现和平。

因此，鉴于巴勒斯坦问题的敏感性，在西岸，其中包括在耶路撒冷和加沙地带的事态发展，是我们直接的关注。我们仍然认为，在使这些领土犹太化的过程中，以色列的目的并没有改变。实际上它也没有任何理由来改变这一信念。此外，如果这一局势象目前这样继续下去的话，那么我们没有理由不对目前这种局势所造成的不利影响感到忧虑。

在未来的某一个阶段，如果情况需要的话，以色列企图消灭巴勒斯坦人并把他们从西岸赶走的政策和企图并没有任何改变。为了配合改善以色列国际形象的努力——考虑到以色列在这种努力中是得到其他国际势力的帮助——或许在这个计划或工作方法上可能会有某种改变。因此，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国家的政策从根本上并没有任何改变。这是他们目前仍然在继续采纳的一种方法。这一点是具有明确性的，例如兼并耶路撒冷和戈兰高地；袭击伊拉克的核反应堆；侵略黎巴嫩；对贝鲁特的包围，以及把这个国家的一部分置于它的影响之下；对突尼斯发动进攻，以及为了危害阿拉伯领土并灭绝在这些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而反映在它每天计划中的种种倒行逆施。

这就是以色列的政策，它就是与一系列巴勒斯坦问题的主要联系。正象阿拉

伯—以色列冲突的要害问题是十分清楚的一样，以色列正在试图进行本末倒置、颠倒黑白和混淆因果关系的行径。以色列宣称，它的命运和安全乃是以色列以及阿拉伯之间冲突的核心问题，它对巴勒斯坦问题毫不在乎，认为它只是一个与阿拉伯国家有关的人口问题，或者把它看做是一个有待于用武力而不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借助于国际社会的帮助，通过让步的做法来加以解决的恐怖主义问题。

然而，以色列的诡辩再也不可能欺骗世界了。以色列每天在被占领土上反对阿拉伯邻国的实际行动已经证明了它试图决心扼杀巴勒斯坦问题的事实。

在这一方面，联合国已经对暴露以色列扩张主义的企图方面作出了贡献，尽管它的贡献是有限的和局部性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一个大国反对国际组织采取实际行动来反对以色列，尽管事实上联合国的作用被看作是局部性的，但是它对于国际组织来说仍然发挥了富有意义的价值。因此，我们还应当对联合国履行自己的义务。我们必须重申这一点，并鼓励这种精神，直到在正义支持下的大多数人的意志能够战胜在美利坚合众国支持下的以色列的扩张主义和毫不妥协的态度。一个明显的事实就是，今天陷入僵局的并非是以色列的安全，而是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民的存在，它的独立的人格以及它的民族特点和文化特点，然而这些都掌握在以色列的手里。以色列是一个占领西岸和加沙地带以及叙利亚的戈兰高地的国家。它的军队已经造成了巨大的浩劫，威胁着阿拉伯国家的安全并恶化了国际和平与安全。以色列还是一个否认巴勒斯坦人民合法权利的国家。

自从1949年以来，以色列拒绝承认巴勒斯坦难民返回自己家园的权利，因此阿拉伯—以色列冲突一直持续下去，直到在1967年爆发了战争，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由于这样的事实，难民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同时也是由于以色列的阴险狡猾和它的扩张主义政策。这场冲突之所以扩大，是由于以色列始终拒绝一项公正的解决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的办法，并且不愿意从西岸、加沙地带和戈兰高地撤出它的军队以及它拒绝实施安全理事会的第242(1967)号决议。

鉴于上述情况，从阿以冲突一开始，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就出现了僵局和极端现象。就这一局势来说，巴勒斯坦人民首先遭受损失，因为僵局使占领永久化，它使以色列找到恰当的借口继续推行其主要目标，即使被占阿拉伯领土犹太化。

以色列利用极端行为，拒绝对话和达成谅解，并阻止巴勒斯坦人民发挥其作用和享有其权利，它还利用极端行为，以此作为主要借口调动以色列社会继续接受占领所带来的负担以及扩张政策的责任，并以此广交朋友和支持者。

在这一恶性循环的事态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取代极端行为和僵局的现象，这里人们很难知道真正原因和结果。

我们约旦人认为，以色列的顽固和拒绝态度是引起该地区极端行为和暴力行动的原因。我们认识到，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民只希望和平、公正和克制的生活，并享有尊严和平等。在被占领土上的我们人民一直保持着他们的目标和均衡看法。不幸遭遇和历史遗产给他们带来的悲惨状况使他们自然有着共处的愿望，同时他们希望保持尊严，并为此希望相互承认、相互安全以及，最为重要的是相互共存的权利。

我们人民反对占领，并反对极其困难的安全、经济、社会和心理条件。他们还反对任何破坏其政治、物质和文化生活基础的企图。他们回避极端、暴力和恐怖行动，坚持自己的领土和民族特征，坚持自己的文化价值和历史权利，而不愿向以色列所希望的那样卷入仇恨和种族仇恨的浪潮。当他们从河流——其民族财产——那边向我们伸出手的时候，我们也向他们伸出我们的手。我们必须帮助他们取得胜利，以符合我们的民族承诺，包括我们的传统团结，响应他们的真诚愿望以及要求自己愿意得到尊重的紧急呼吁，因为我们意识到极其困难的条件、命运以及可能导致的结果——真主不容这种结果的发生。因此我们把他们的愿望、希望和痛苦看成是我们自己的愿望、希望和痛苦。

巴勒斯坦人民已通过坚定的约旦—巴勒斯坦团结表达了自己真正的民族特征，这一团结是约巴人民的民族愿望。这是在巴勒斯坦问题历史上的关键和重大时刻、是在有人企图消灭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特征和抹灭其阿拉伯和国际性质的时候产生的。

约旦和巴勒斯坦的特殊关系，包括我们的共同历史和同甘共苦，以及当前和将来的团结愿望，都将是政治努力和当代阿拉伯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我们认识到，在被占领之下呻吟的巴勒斯坦人民首先在遭受严重的以色列政策的沉重压迫并在作出巨大牺牲。是巴勒斯坦人民正在全力对付占领以及由此带来的大量逮捕、酷刑和肆意监禁行径。使巴勒斯坦人民在承受着以色列在西岸和加沙地带所推行的经济剥削政策所带来的后果。

鉴于许多独立国家的人民由于其国家形势恶化也在遭受痛苦，我们可以想象在占领之下呻吟的巴勒斯坦人所遭受的困难局面。在那里，以色列控制着日常生活的来源，掠夺着如农业土地、水和人力等自然资源，以援助和加强其经济，此外以色列还强制推行肆意罚款和闻所未闻的税收政策，并推行阴险的定居政策，由此占领当局已经劫取大约西岸和加沙地带的一半。

对于在被占领土上呻吟的我们人民我们一贯采取原则立场，因此我们拒绝接受既成事实，并反对僵局和强加给巴勒斯坦问题的极端行为。我们必须努力把被占领土上的我们人民的意愿变为政治解决，同时采取符合我们民族利益的实际步骤。这是我们的原则承诺，我们致力于西岸、加沙地带和耶路撒冷的阿拉伯民族权利，并致力于在巴勒斯坦和约旦人民的特殊关系范围内实现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民族权利。

为确保我们人民能在自己的土地上生存并坚定其斗争信心，我们竭尽了一切可能的努力，同时我们不做任何监护人或取代他们的任何一方。在任何时候我们同他们都是平等的伙伴。但是应该认识到，我们的立场要有光明前景，就只有作出令人满意的承诺，并承担历史责任，而且在关键时候不使我们的伙伴失望。我们的唯一目标就是实现我们人民的自由，并加强其坚定斗争和生存权利。

如果说我们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原则性立场被误解了，这并不是第一次发生这样的情况。这对巴勒斯坦人民来说也不是什么新东西。我们并不期待我们的敌人以及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怀有险恶用心的人作出其他事情来。

过去当我们没有别的只能体现出我们的信念和我们的良好意愿的时候，我们已经对相似的企图表现出坚定的态度。

但是，今天我们可以说，历史已经证明我们的观点是正确的，我们从一开始所采取的态度就是正确的。

这些一直是我们的政治态度以及我们的团结经验的内容。这就是约旦人民民族历史的组成部分，约旦人民同巴勒斯坦人民肩并肩，并且共同经历了过去被占领的痛苦。这就是我们在一个最神圣的问题上的出发点。约旦认真、真诚和客观地对待这个问题，并且作出了承诺。

国际社会也同意我们的看法。我们约旦在各个水平上采取了行动，而不放弃我们的原则，因为我们知道要实现全面、公正和持久地和平需要什么。只有当各方的合法要求得到满足，并且保障各方都能够参加建立这样一种和平，才能够最后实现这样的和平。

在国际水平上，我们已经努力表明建立一个公正和平的条件，并且为实现这样的和平确定了具体的途径。我们曾经一度协调了各种不同的意见。最初出现的一种反映本来可以成为具体步骤的基础，最后达成一项和平协议，恢复巴勒斯坦人的自由，并且摆脱他们被以色列占领的负担。根据这样一项和平协议，中东就可以恢复安全与稳定，该地区各国人民就可以进行亟需的重新建设和发展。

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的努力面临了某些障碍，因而至今不能够实现这些目标。但是，我们将继续承担我们对巴勒斯坦人民及其正义事业的责任。除了这些努力之外，我们至今已经对自1967年以来一直被以色列占领的西岸作出了努力。我还记得，在阿拉伯首脑会议上所同意采取的步骤，特别是1978年在巴格达所同意采取的步骤。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努力还没有被当作是共同努力的一种选择，去实现全面、公正和持久的解决办法，以保证我们人民的解放和收回失去的领土，并且使巴勒斯坦人民能够在自己的领土巴勒斯坦行使合法的权利。

因此，我们继续呼吁举行一次国际会议，并且为之作出了努力，这样的国际会议应当有阿拉伯以色列冲突中直接有关的各方，包括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参加。我们在1974年在拉巴特举行的会议上作出了承诺，在以色列全部撤出1967年以来占领的所有阿拉伯领土的基础上实现和平，以此来换取对该区域各国和各国人民的毫无例外的承认和安全保证。

因此，我们呼吁那些仍然对举行这样一次和平会议犹豫不决的国家刻不容缓地宣布支持举行这样一次会议，以便帮助实现和平，并且证明和平的果实将比冲突和争夺的成果更大。

主席：我要通知大会，菲律宾代表也要求参加有关这一项目的辩论。鉴于发言人名单的登记今天下午5点已经截止，我不知道大会是否反对把菲律宾代表列入发言人的名单。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就认为大会同意把菲律宾列入发言人的名单。

就这样决定。

沙阿里先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我希望感谢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主席萨雷先生以及委员会的其他成员提交了载于第A/41/35号文件中的报告。这份报告明确地表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推行的政策并没有改变，以色列坚持推行这项剥夺巴勒斯坦人民基本权利的政策，无视了大会在所通过的许多决议中所表示的国际社会的意愿。

1947年11月，大会通过了第181(II)号决议，为巴勒斯坦的分而治之和在巴勒斯坦的部分领土上建立所谓的以色列国奠定基础。这项决议被视为一种权威，此后犹太复国主义及其盟国利用这项决议设立一个该地区不能接受的实体。然后这个实体进一步扩大，并且还在进一步地扩大，企图实现建立这个实体的目标。这些目标是大家很清楚的。

自有关巴勒斯坦分而治之的决议通过以来，由于恐怖，已经造成了更多的巴勒斯坦难民。巴勒斯坦难民生活在最贫困的条件之中。生活在巴勒斯坦领土上的

所有犹太人已经成为以色列的公民。但是，不得不离开巴勒斯坦的难民，包括基督教徒或穆斯林信徒才是这块领土上的真正主人，由于今天成为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准则的专断的种族主义措施，这些人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放弃自己的财产。

以色列是唯一通过大会的决议而成立的国家，除了这项决议以及某些国际势力，尤其是某些西方势力的支持之外，它的存在没有其他的法律或物质基础。同样，以色列是世界上唯一在种族主义和宗教基础上成立的国家。这个国家只有一个宗教，即犹太教。我们并不反对犹太教，但我们反对利用宗教来推行政治上的种族主义，并剥夺一个人民——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以色列也是唯一从成立以来就一直从国外获得物资、人口和政治资源的国家。最后，以色列得以成立的基础是一个和它有着完全不同的思想和性质的外国势力。

由于这种种原因，我们在谈论巴勒斯坦问题时就面临了一种独特的局势。所有这些事实都说明了目前的政治局势，因为以色列是一个没有边界的国家。它推行的政策就是既成事实政策。它认为，它的军事力量能够扩展到哪里，哪里就是它的边界。因此，它的人民永远不会满足于已经抢到的土地，还会不断要求得到更多的土地。它的领导人也不会接受和平为解决问题的原则，否则以色列将失去其存在的理由。因此，以色列目前就象一个一步一步追求犯罪的罪犯，只能依靠武器来继续逃避法律的惩罚。

以色列的成立是没有法律基础的。鲍尔弗爵士写下的这份照会就说明了这一点：

“大国对犹太复国主义负有责任，而犹太复国主义——不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具有历史性的原因，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有其根源。这些根源远远强于生活在这片领土之上的70万阿拉伯人的意愿。”

这是鲍尔弗在1919年说的，根据我刚才援引的文件，当时巴勒斯坦只有5,600名居民，只占该领土的2%。我之所以援引这些文件，是因为它们概述

了某些西方国家和犹太复国主义在一些基本问题上的立场和思想；这一基本问题产生了巴勒斯坦局势，也导致了阿以冲突。

这是一个阿拉伯和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的问题。西方国家至今不幸仍然保持它们七十年前采取的立场。自然，鲍尔弗并不是在表达犹太人的愿望，而是在表达殖民主义者的愿望，说明殖民主义国家为什么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保护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以色列。英国在获得了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权之后一直保护着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直到以色列成立，直到1956年三方对苏伊士运河发动侵略的日子。接着，法国从1956年至1967年保护了以色列，这是以色列对埃及、叙利亚和约旦发动侵略的日子。随后是美国接过了这一任务，充当殖民后时代的合法继承人。

我并不想谈论过去，但是过去确实解释了目前的局势，并预示了未来。当我们今天寻求解决这一困难问题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唯一这样做的人。自从这一问题出现以来，我们前面有许多人这样做了，但他们的努力遇到了同样的障碍。我们在每一阶段都遇到了一个新的鲍尔弗，我们可以这样来概括殖民主义者的思想状态：

“世界（欧洲）之外的每一片领土都是空的——当然不是说那里没有居民，而是说那是一片文化真空，因此适于进行殖民主义。”

这就是我们现在遇到的思想状态。

中东的局势已经恶化，而且由于忽视或否认，越来越难以区分种种因素。有些人谈论危机，但并不涉及危机的实质；另一些人受表面现象欺骗，不去解释或理解这种现象；还有一些人企图回避谈论中东问题的实质，并将这一问题与国际恐怖主义问题联系起来。这种联系只不过是某些国家企图逃避为这场危机出现和持续存在负有的责任。因此，它们企图找出不公正的理由，来继续推行支持以色列种种行径和占领的政策。我们一直希望，这些国家至少应该处理问题的实质，客观地考虑一下阻挠着中东和平的原因和障碍。

在上一届会议上，我详细地说明了以色列并不需要这一切，过去一年的事件已经证实了我的话。实际上，所有的和平努力都遭到了以色列的拒绝，而以色列拒绝的基础就是它们获得了某些国际论坛和美国的支持。我们仍然相信，具有原则和宗旨的联合国是解决这一在联合国内产生的问题的自然框架。出于这一理由，我们仍然忠于要求联合国主持下召开中东和平国际大会的第38/58C号决议。这次会议能否举行和取得成功，取决于某些世界大国能否改变政策，放弃对以色列的物质和政治支持。还取决于以色列是否能停止既成事实政策，不把它作为该地区战略的基础。

自建立以来，以色列一直作为不稳定的因素起着作用；这种持续的不稳定对国际和平与安全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并因此对它声称要维护的那些方面的利益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无论目前的既成事实如何，无论这种既成事实是否对某些方面有利，允许自己被一些表面现象所欺骗只是一种幻想。这是与未来的前景相对立的，过去的40年已经证明，持续这场危机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途径。

阿拉伯人已经永远地抛弃了殖民主义时代。尽管这些步骤遭到侵略行径、歧视性作法和军事威胁的阻挠，它们仍然做到了这一点。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坚信，和平对中东来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持久的和平必须以客观的标准为基础，这就是：人民必须恢复其权利——在这一问题上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包括返回家园、自决和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巴勒斯坦人民已经多次表示了他们的观点，并认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他们的唯一合法的代表。只要国际社会准备分析并处理这一事实，他就将参与为中东和平铺平道路的努力。

戴斯先生（印度）：几十年来，中东问题和中东的紧张局势一直在联合国得到不断的辩论。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就这一问题的各个方面通过了无数的决议，

但是，这些决议都没有得到执行，我们认为，公正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是谋求平等、持久和政治解决中东局势的关键。

巴勒斯坦人民自本世纪初以来的斗争是一篇勇敢和牺牲、悲伤和悲剧、不守诺言和希望破灭的史诗。我们印度人把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视为更加广泛地反对殖民统治和压迫的运动的一部分。

大约40年前，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建议在巴勒斯坦建立两个国家：一个是犹太国家，另一个是阿拉伯国家。以色列国家已经开始存在，然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巴勒斯坦国家。自那时起，该地区发生了大规模的冲突，紧张、死亡和破坏。以色列现在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大于它原先本身的领土。数百万巴勒斯坦难民被迫背井离乡，飘流四处。那些留在占领区的巴勒斯坦人遭到歧视和恐怖、剥削和羞辱的政策折磨。继续在西岸的被占领土扩大定居点意味着事实上将这块领土并入以色列。以色列对被占阿拉伯和巴勒斯坦领土的控制日益加强。

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种托词，即以色列的行动是以安全理由为根据的。显然，安全对该地区的所有国家也同样是必不可少和重要的。一个国家的安全要比其他国家的安全更加重要，这是令人不能接受的。以色列正企图以巴勒斯坦人民为代价在该地区实现永久的地缘政治和人口组成的变化。必须阻止这种企图，因为这些政策本身包含着更广泛的对抗和冲突的种子。

国际社会为寻求中东问题和巴勒斯坦问题的全面解决做出了努力。1983年8月至9月间在日内瓦举行的巴勒斯坦问题国际会议为这些努力提供了新的推动力。在会议结束时通过的日内瓦宣言要求根据《宪章》的原则和有关的联合国决议召开一个关于中东问题的国际和平会议，以期全面、公正和持久地解决阿以冲突，其中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家。决议设想，所建议的和平会议将在联合国的主持下举行，并有阿以冲突的所有方面、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以及其它有关的国家在平等的基础上参加。

在这一方面，安全理事会承担了为确保执行会议达成的协议作出适当的体制安排的主要责任。实现一项公正解决的时间因素的重要性得到了强调。决议进一步强调，部分解决方法是不恰当的，拖延谋求一项全面解决方法的努力将不会消除该地区的紧张局势。日内瓦会议的建议得到联合国大会压倒一切的赞同。

人们记得，第39/49 D号决议曾经责成秘书长与安全理事会磋商，继续作出努力以期召开国际会议。我们对秘书长发起了磋商的进程表示感谢。在给秘书长的答复中，我们表示完全同意他所建议的行动计划，并同时建议，在选择会议的参加国方面保留某些灵活性。

我们认为，中东局势如此严重，应当采取紧急的准备措施，本会议应该尽早召开。尽管大多数国家都已征求过意见，表明同意拟议中的和平会议，我们还是深感遗憾。因为一些其他国家认为这是不可能的。秘书长报告(A/41/768)指出，在根据由大会规定的指导方针而召开一次国际会议上仍然没有取得协商一致意见。同时，我们满意地注意到，秘书长发现国际和平会议的想法已得到更广泛的支持，而在该地区有关方面与其他对解决长期冲突感到兴趣的国家间双边基础中，也提出了很多建议。

我国代表团愿承认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在其主席领导下在找到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公正办法中所取得的重要作用。为委员会的成员，印度支持了委员会的一致努力，以保证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和促进他们的事业。尽管委员会的基本建议仍未得到执行，但其过去几年中的活动却帮助增加了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事业的支持。

巴勒斯坦问题已成为对人类良知的巨大挑战。随着时间的迁移，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可能性将会变得越来越困难。然而，巴勒斯坦人民将继续进行尚未成功的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他们得到了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的支持。他们的事业是正义的。历史已表明，尽管道路经常看起来是艰苦而困难的，但正义最终将胜利。

马里内斯库先生（罗马尼亚）：由于尤为严重和复杂的目前的国际形势、中东直接军事对抗的持续，政治解决该地区人民的问题方面缺少具体成果，这些事实对地区与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全面威胁仍然存在，该地区人民继续遭受痛苦。以色列在被占领的阿拉伯和巴勒斯坦领土上军事占领的持续，对该领土人民及该地区人民所面临问题没有解决办法，导致了中东冲突的恶化，因而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了无法预测的后果。而且我们认为历史进一步证明，世界各地冲突的存在导致了世界局势的恶化，增加了冲突普遍化和变为一场后果极为严重的战争的危險。

中东以及边界范围的最近的事态表明，冲突和冲突的根源不能通过军事手段或实力地位、而只能通过谈判手段才能解决。这再次表明，只有在全面解决的基础上，才能找到解决中东复杂问题的方法，这种全面解决考虑到所有方面的利益、首先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的民族利益，这是实现实现该地区公正和持久和平的关键问题。

罗马尼亚与国际社会一道关注中东形势的恶化、解决巴勒斯坦人民的问题的失败、以及在寻求导致实现该地区公正和持久和平方面缺少进展等事实。

罗马尼亚在寻求解决中东局势的努力中，一贯强调，有必要采取行动，以导致考虑到该地区所有国家人民利益和国际和平与安全利益的公正解决办法。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我国一直在工作，并将继续工作，以保证有关方面之间开始谈判，从而找到国际解决，实现中东的公正和持久和平。

罗马尼亚和齐奥塞斯库总统认为，中东危机的基本问题是保证巴勒斯坦人民享有自决、包括在自己国家领土上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我们继续认为，巴勒斯坦人民和其他国家人民一样，有权根据自己的愿望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组织自己的生活，如果不实现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中东所需要的和平是无法实现的。巴勒斯坦人民必须能够自由和独立地决定实现自己合法愿望的方式和独立发展的道路。罗马尼亚及其总统认为，不实现基本目标，即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和

实现其国家独立。中东问题的解决是不可能实现的巴勒斯坦人民实现自己合法愿望的方式，要由巴勒斯坦人自己和其他有关阿拉伯国家来决定。

罗马尼亚认为，不管实现这些正义要求的方式如何，巴勒斯坦人民应能够独立地决定他们的未来发展。在国际上为公正和持久解决中东局势——即通过谈判的政治解决——的范围内，我们还必须提到罗马尼亚总统在1978年提出的建议，即在该地区召开一次国际和平会议。这一建议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和了解，并且得到了大会的批准。

我们询问了有关方面的意见，并通过秘书长询问了各会员国对召开一次关于中东问题的国际和平会议的可能性和实际方法和手段的意见。在目前情况下，我们认为，所有有关各方，包括作为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的巴解组织、以及以色列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都应参加这一会议。关于必要的准备和活动，我们可以找到适当的形式，使之实现设想中的目标。例如建立一个筹备委员会，该委员会的组成必须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以色列的充分直接参与。

我们认为，解决中东局势的国际会议，以及首先是巴勒斯坦人民的问题要求在有关国家之间举行对话，以就其组织和目标达成适当的协议。此类准备性接触，将在安理会或联合国的代表主持之下进行。罗马尼亚及其国家领导人坚信，我们不可能想象在直接有关各方不在一起讨论如何解决这样一种会议所包含的问题的情况下举行一次国际会议。只有由直接有关各方才能找到这些问题最好的解决办法。

鉴于问题只能通过谈判的方法得以解决，很自然当接受国际会议这一想法时，应该考虑到举行事先的对话，包括有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以色列参加，并由联合国主持下的对话。

我国代表团认为，自从伊朗开始交换意见以来，扩大接触、克服先入为主的可能性以及接受对话必须代替该地区长期存在的对抗局势的不断恶化，并结束中东的

这一严重局势。必须消除对会晤和讨论的恐惧。任何希望解决这些问题的人都必须了解，任何人都不能去处理其他人的问题。冲突的每一方面都必须对其局势负有直接责任。当然，还需要举行国际会议和加强国际合作，但是这不能取代与解决这些问题直接有关的各国和各组织的责任。

在这一方面，我国坚信当前各国之间的所有问题都只能通过政治办法、通过谈判和直接对话加以解决。使用武力和军事手段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不但是不道德的和非法的，而且还进一步使问题复杂化和恶化，使得更难以实现公正和持久的冲突解决办法。

我们认为，我们需要采取果断行动，对结束中东的紧张局势达成协议。这一局势已经对该地区以及对整个国际生活的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

罗马尼亚及其国家领导人坚信，在中东实现公正和持久的解决办法要求保证巴勒斯坦人民实现自决、建立自己独立的巴勒斯坦国的权利，保证该地区所有国家，包括新的巴勒斯坦国和以色列直接有关的国家的独立。

要实现这些目标就要求加强为促进在中东和全世界的和平、缓和、信任和合作而进行的政治和外交努力。就罗马尼亚来说，我们决心在将来进行努力，为在中东消除紧张局势和实现政治解决办法而作出贡献，使得能够实现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和不可剥夺权利，使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能够作为巴勒斯坦人民真正和有效的代表发挥积极作用。

乌尔德·博耶先生（毛里塔尼亚）：当我们讨论可以称为一个民族的悲剧或20世纪悲剧的巴勒斯坦问题时，我们面临着一个沉痛的问题。巴勒斯坦人民看到他们的领土遭到一个外国侵略的非法掠夺。这是怎么发生的呢？其原因是什么呢？历史会否继续犯这一错误呢？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人民负有什么义务呢？所有这些都是重要的问题。我们不用提醒各会员国或说服他们巴勒斯坦人民被从他们

自己的家园驱赶出来，25年背井离乡，并在为恢复已失去的权利而进行着不屈的斗争。我不需对此发表长篇大论，因为巴勒斯坦人民的悲剧是我们大家所有目共睹的。我们已经听到了对巴勒斯坦人民所蒙受的苦难的谴责和对当前的形势所作的反应。

毛里塔尼亚认为，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局势的核心。我们必须考虑到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他们在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的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领导下实现自决和独立的权利。我们应该支持巴解，使它能够参加关于巴勒斯坦人民未来的所有谈判。

我国还认为，以色列必须从它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首先是耶路撒冷撤出。联合国对巴勒斯坦人民负有义务。所以我们希望联合国将作出更大的努力和采取主动行动为巴勒斯坦问题找到公正和全面的解决办法。这一办法应保证以色列从巴勒斯坦和所有被占领领土撤出，使英勇的巴勒斯坦人民能够行使回到自己家园的合法权利，行使他们实现自决和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建立自己独立国家的权利。

很清楚，以色列继续无视国际公众舆论和联合国决议。确实以色列在继续压迫巴勒斯坦人民和剥夺他们民族权利，继续拒绝任何旨在建立和平的倡议，包括联大呼吁举行一次中东问题国际和平会议的决议。

我们的联合国应该谴责以色列在被占阿拉伯领土中危害阿拉伯人民和当地圣地的行径，也应加紧召开中东问题国际和平会议的准备工作的准备工作，消除会议所面临的障碍，继续重申和捍卫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返回家园、实现民族自决和建立自己独立国家的权利。

毛里塔尼亚人民和政府将继续充分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直到他们能够行使自己的一切权利。

巴尔德拉马先生（菲律宾）：巴勒斯坦问题几乎从联合国成立以来就一直列在大会议程之上。这一问题给一些人民造成了许多生命的损失，造成了互不信任和仇恨，没有这一问题，他们可以共同努力，促进自己的民族和那一地区各国人民的利益。

在这一国际和平年中，联合国应该下决心解决这一问题，以便让中东和世界各国人民都能享有一个国际合作的新时代。

巴勒斯坦问题和平和公正解决是有基础的，这一基础就是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和338（1973）号决议，它们得到几乎普遍一致的支持。菲律宾继续支持这些决议，以及巴勒斯坦人民行使民族自决的不可剥夺权利。与此同时，菲律宾支持这一地区的所有国家在安全和公认的边界内生存的权利。我们也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为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

菲律宾认为，要实现持久和公正解决，有关各方就必须尊重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和338（1973）号决议。菲律宾也支持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中东问题的国际和平会议的建议，由有关各方和安全理事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一起参加，以彻底地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保证各方，包括巴勒斯坦人民持久的共同利益。

主席：根据大会1950年11月1日的第477（V）号决议，我现在请阿拉伯国家联盟副秘书长发言。

法拉先生（阿拉伯国家联盟）：人们可能怀疑，犹太复国主义占领军在以军事力量侵占的土地上强行制造新的现实，那里原来的合法居民被强行驱赶的情况下，在这里继续讨论巴勒斯坦问题有何裨益。

如果说，维持现状和造成既成事实的政策在地区内具有严重的后果，那么，加紧核军备，以巩固这一局面，保护扩张主义利益的政策，在国际上和从人道主义角度来说，都具有更为严重的后果。二十多年来，以色列一直在巩固实力，企图把

自己建成地区内的一个核武器国家，以实现自己的野心。从50年代以来，我们就在这里告戒整个世界，以色列正在制造原子弹，这将造成严重的后果。但是，西方社会对所有这些情报都保持缄默，以致今天世界面临着一种无法、也绝不能容忍的局面。

时间年复一年地过去，大会又一次讨论巴勒斯坦问题。随着时间的流逝，由于继续的镇压、统治、驱逐和驱赶，争取阿以冲突公正结束的希望已变得越来越遥远。

以色列从来不满足于仅仅加强自己的军事力量，它还使用各种伎俩骗取世界舆论的同情。最近，它成功地通过一次险恶的情报运动，歪曲阿拉伯的形象，在西方造成怀疑阿拉伯人的情绪。以色列利用这场运动来达到它驱逐阿拉伯人，巩固它对被占阿拉伯土地统治的目标。以色列正进一步地利用这一局势，企图动摇国际社会对它以前所承认的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合法性的信念，破坏绝大多数欧洲国家同阿拉伯国家之间存在的友好关系。

当问题遭到歪曲，进行欺骗的一方在著名的某些国际势力的最大支持下牺牲正义和公理而谋取私利的情况下，很难有逻辑而又坦率地讨论这一问题。

中东地区目前局势的秘密在于世界公众舆论中的一部分在20世纪最大的一场骗局中受骗上当，犹太复国主义的领导人们已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掩盖了以色列的真实面目，而制造了一个民主、人民的和平国家，捍卫自由世界价值的形象。虽然，国际社会并没有为这一假象所欺骗，但是，在安全理事会中负有特殊责任的美国所采取的政策，却充分地保证以色列能够继续对巴勒斯坦阿拉伯居民推行其恐怖主义政策，继续侵略其他阿拉伯国家，而不必担心受到必要的惩罚。

以色列的恐怖主义行径采取多种方式，它们渗透到巴勒斯坦人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单独和集体地影响到巴勒斯坦人民的个性、自由、财产以及宗教、社会和文化机构。

在西岸和加沙地带，殖民主义者的定居浪潮已经更加严重。这种定居点产生的恐怖主义，其目的是要进攻阿拉伯的公民并阻止他们耕种自己的土地。他们玷污了阿拉伯公民的家园、清真寺和教堂。与此同时，以色列占领当局继续破坏巴勒斯坦难民营，并且不惜通过强制性疏散和迁移巴勒斯坦居民的做法，犹太复国主义的定居点取而代之。这种行径所造成的结果就是，我们自1967年以来已经有了139个定居点，6万1千名犹太定居者在这些定居点中生活。被征用的土地总数已经超过了西岸的一半土地，而每年迫迁的居民平均达到了3万多人。各种各样的恐怖主义行径把他们赶出了自己的家园，这些恐怖行径包括炸掉他们的房子，签发离境许可证让他们和自己离散的家人团聚，但却不准他们返回原来的家园，凡此种种。殖民定居点计划是由犹太协会制定的，这项计划的时限将延续到2010年，这项计划具有恐怖主义的性质，并且是建立在继续包围巴勒斯坦城市和村庄并且鼓励极端主义的犹太人在阿拉伯人口的最密集地区的边沿建立起来的定居点定居。这些计划最终要把阿拉伯居民从被占领的土地上全部撤出。

以色列的这项政策在保证安全的幌子下，包藏着种族主义的祸心，这项政策是由极端主义的宗教集团悍然宣布和通过的，这些集团已经在以色列议会和以色列的社会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政治和普遍的支持。它还在武装宗教青年以及统治设在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的定居点方面也已经得手。

极端主义犹太组织的增长——象克什·埃穆宁运动以及以色列极端主义分子犹太法师卡哈内和其他人的追随者们——已经是犹太复国主义的种族主义的最极端的形式出现，这些形式的出现是打着犹太宗教和纯洁以色列国的宗教的旗号的。

他们要求从巴勒斯坦的土地上驱逐所有的阿拉伯人，并恢复使用屠杀和移民的手段。这使得人们更难以想象出阿拉伯人——包括基督教徒和穆斯林——每天所遭受的种族主义的以色列恐怖主义的痛苦该有多么深重，这种行径直接威胁着阿克萨清真寺中的圆顶寺、易卜拉欣清真寺和基督教教堂以及其他礼拜场所。由于他们

在耕地和耶路撒冷这个受到全人类爱戴的地方所犯罪行的性质,这种行径也威胁着这个地区的和平。

恐怖主义的行径继续把新闻记者当作他们打击的目标。当那些信昂新闻自由的国家获悉阿尔拉姆·汉尼亚这个新闻记者面对着被从他的城市——耶路撒冷驱赶出去的法令时,他们又能说些什么呢?因为驱赶这位新闻记者的唯一原因就是因为他暴露了以色列专横跋扈的行为。这一驱赶行动旨在向被占领领土上的居民开刀并对他们施加影响。

法官对这个自称是民主的国家未经过任何必要的法律程序而驱逐新闻记者的行径又能说些什么呢?当某些以色列的政治家毫无羞耻地说,这一驱逐行动是符合法律的,而这一法律本身就是与联合国的所有原则以及各国人民在他们自己土地上生活、迁徙和返回他们自己土地的权利相矛盾的话,那么我们这个国际组织对此又能说些什么呢?联合国对这种公然违反最基本的根本性的人类自由的行为怎么能不采取一种有效的立场呢?

我们从某些大国那里听到这样一种说法,即它们以人权的名义捍卫苏联的犹太人迁出自己国家的权利。可是我们从这些国家那里却没有听到他们对巴勒斯坦人生活在自己祖先所留给自己的土地上以及返回这块土地的权利讲过任何话,他们对此始终保持沉默。阿卡拉姆·汉尼亚的事例以及以色列每天违反人权的行径以及《日内瓦公约》,某些西方国家对这一切所保持的沉默,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个鲜明的印象,即这种行径是与西方在人权领域的政策完全背道而驰的。

今天,我们听到以色列代表大谈恐怖主义并试图歪曲事实。我们现在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深入地谈一谈有关恐怖主义的问题以及它是怎么样到达我们这块神圣的领土之上的。我们只需要提下在以色列建立之前犹太复国主义所犯下的某些恐怖主义的罪行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我们首先从这样一个人所共知的罪恶开始,联合王国的代表对这个例子可能会

特别有兴趣。在我面前摆着一本书，这是阿里·埃利安著的《利海传》。他是一个恐怖主义者并且曾经是伊扎克·沙米尔的一个同事。他回顾了下列的一些情况：

“在我看来，我已经绞尽了所有的脑汁来研究正规的游击战术，我终于发现了新的方法。我想到通过把霍乱菌放到水里的方法就可以污染伦敦的水源。这样化学战争就可以给英国以强有力的打击，从而帮助我们解放自己的国家。”

埃利安指出：

“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已经派遣了我们最好的青年到巴黎。负责巴黎的自来水公司的佰坦在开始行动的时候到伦敦度假，这样可以发现伦敦的水源在哪里以及怎样污染这些水源和怎样用霍乱菌来污染这些水源。”

一个恐怖主义者从巴黎去伦敦用霍乱菌来污染饮水，以便杀害成千上万的居民。

他继续说：

“设在巴黎的细菌研究所主要是研究霍乱菌的，在这个所里有一些犹太籍的科学家，他们对这项主张非常热心并认为是他们实现独立的理想的方法。我们需要成百上千瓶的霍乱菌，以便我们能够想法把这些病菌散布到伦敦的每一个住家之中。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可以拜访在这个消毒研究所工作的犹太籍科学家，这样可以使他们向我们提供数以千瓶的霍乱菌以便实现我们的目标。他们决定选择我们中间的一些人，把这种装有病菌的瓶子放在某些行李之中。但是在通过分治决议以后，这项工作被停顿下来。这项工作几乎马上就要付诸实践了，它的停止仅仅是由于通过了分治决议。”

实际上很有可能使伦敦所有的居民都染上霍乱。

这就是恐怖主义的一个方面，而犹太复国主义者在今天上午几乎完全否认了这个方面。

在以色列建立之前，恐怖主义者已经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其他罪恶。人们不

会忘记他们是怎样毁坏金·戴维德旅馆；暗杀洛德·莫因斯，炸毁耶路撒冷的雷克斯电影院以及1937年海法市场的爆炸事件等等。

有87个阿拉伯人被屠杀；在希法由于有人在蔬菜商店放置炸弹而导致蔬菜市场被炸。1944年哈罗德·麦克迈克尔高级专员被暗杀又是怎么回事？还有在雅法的阿拉伯区被炸？康特·伯纳多特的被暗杀？仅仅提到这些行径就足以证实以下事实：恐怖行径是从这块圣地开始的，是国际犹太复国主义者所犯下的罪行，是犹太复国主义的恐怖行径，这种行径只能由犹太复国主义者才能想出，例如我刚提到的霍乱问题。

现在我将结束我的发言。显然要召开关于中东问题的国际和平会议还将有漫长和艰巨的道路。尽管人们对这一建议没有完全一致表示积极响应，佩雷斯早已宣布他无条件地接受，然而我们也已听到以色列当局的代表对这一问题的看法。难道还有比以色列武力占领更可怕的前提条件吗？佩雷斯和沙米尔只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当以色列统治者尽力歪曲和完全改变被占领土的事实的时候，它们会真心无条件地接受谈判吗？

以色列代表清楚，正是这个要求无条件谈判的佩雷斯尽力对苏联提出某些条件，他的条件之一就是排除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他说，该会议应无权讨论以色列冲突的核心问题。沙米尔本人却完全拒绝国际会议，并声明他们不会从西岸和加沙地带撤出，并且他们将继续推行殖民定居措施。这就是沙米尔的立场，他的政府将继续在所有以色列阿拉伯领土上加强犹太定居，并宣称在以色列领土之间没有任何区域，只有一国人民，即以色列人民，只有一块土地，即以色列的土地。

谁能说我们所听到的关于这一倾向的一切发言只不过是作用的分配以及我们所习惯了的以色列当局的欺骗？在这种情况下仅仅谈论国际和平会议这个巨大幻想，国际社会应认识到它的灾难性后果。

中东局势的发展使人们难以预料该地区的和平未来。由于以色列在该地区的政策,阿以冲突的解决办法已经非常有限。以色列仍然占领着西岸,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戈兰高地,仍然无视联合国要求它立即从黎巴嫩领土撤出的决议。

自从《贝尔福宣言》以来,巴勒斯坦人民已作出巨大的生命牺牲,但他们仍在继续斗争,今天他们面临着以色列的进一步肆意行径。然而,这只能加强他们在自己合法组织的领导下继续斗争的意志和决心,只要他们不能行使自己的自决权和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这已得到阿拉伯国家联盟和国际社会的同意,阿拉伯人民将仍然忠实于他们的斗争,直至他们实现自己的目标。

下午6时55分散会。